

2026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启幕

中国具身智能终端上演“硬核”首秀

3月2日,2026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 2026)在西班牙巴塞罗那Fira Gran Via会展中心如期启幕。作为全球通信与数字科技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专业展会,MWC被行业视为通信科技领域的“年度风向标”。

今年展会上,一股来自东方的“具身智能”新势力引发关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人形”)携最新发布的具身天工3.0完成海外首秀,这不仅是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出海的缩影,更折射出中国硬核科技正在全球舞台上展现具身智能的全新演进方向。同时,智元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元科技”)旗下的智元酷拓品牌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在MWC 2026上联合首秀,推动“6G+四足机器人”开启全地形自主探索新征程。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汪镠表示,中国企业集体亮相MWC 2026,意味着中国具身智能产业正从单纯的技术展示迈向全球化生态构建的新阶段。同时,具身智能与通信企业的合作,揭示了通信技术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行业趋势,为未来空天地一体化协同作业奠定了技术基石。中国企业正以更务实、更开放的态度,重塑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格局。

“天工”出海

作为MWC的“新面孔”,北京人形此次参展备受关注。今年2月份,该公司发布了新一代机器人具身天工3.0,该机器人被业界定义为行业首个实现触物交互式全身高动态运动控制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在展会现场,具身天工3.0展示了其依靠自研“慧思开物”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所实现的惊人能力。据了解,无论是运动控制、自主作业还是智能协同,它都展现出了超越前代产品的技术水平。更关键的是,针对具身智能行业长期存在的开发应用兼容性差、适配难等痛点,具身天工3.0提供了更开放的软硬件接口。

对此,中国机器人CR教育培训标准委员会委员魏国红表示,具身天工3.0的海外首秀,其意义不仅在于展示单点技术突破,更在于它提出了一种

“平台化”的解决方案。通过大幅降低各行各业的开发成本与门槛,北京人形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类似智能手机安卓系统的生态。这种“更开放、更好用”的理念,是中国机器人企业从单纯卖硬件向卖生态、卖服务转型的关键一步,也是其在国际市场上区别于其他竞品的核心竞争力。

在汪镠看来,具身天工3.0的“平台化”思维是中国机器人企业建立国际差异化竞争壁垒的关键。

6G与具身智能加速融合

本届MWC聚焦5G-A、具身智能、6G等下一代核心科技方向,这为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海提供了天然的“沃土”。

在展会同期发布的信息中,智元科技旗下品牌智元酷拓与中国电信关于“6G+四足机器人”的联合



小米Vision GT概念车在MWC 2026上亮相。

创新成果预览,揭示了未来通信技术与机器人技术融合的图景。6G技术具备超高速率、超低时延以及通感一体、AI原生、高精度定位、空天地全域覆盖等变革性能力,其与具身智能技术的结合,正将物理AI带入全新的维度。

智参智库特聘专家袁博表示,当前,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瓶颈之一,在于实时、自主地完成数据传输与处理的能力,以及在复杂环境下的感知能力。中国企业在MWC上展示的对“具身智能+通信”的探索,实际上是在为机器人装上“超级大脑”和“千里眼”。企业加速锤炼的空天地一体化协同作业能力,将是下一代具身智能产业的重要制高点。

从“炫技”到走进千行百业

技术的突破最终要服务于产业。此次北京人

形征战MWC,既是自身市场化与全球化布局的重要亮相,也是其实践产业化落地的关键一步。

依托对“具身天工”和“慧思开物”两大平台的研发投入,北京人形已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落地中成效显著。据悉,截至目前,该公司已与福田康明斯、拜耳医药等品牌达成合作,将具身智能技术真正带入工业制造与生物医药等实际应用场景。

魏国红认为,中国企业已不再满足于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更加务实地推动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北京人形与制造企业的合作,证明了其产品在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方面的实用价值。此次海外首秀,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技术出海与国际合作,改变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的竞争格局。

据《证券日报》作者:贾丽

神玠“单挑”英伟达,汽车AI时代的话语权之战

当汽车行业上半场的“电动化”格局逐渐清晰,下半场的“智能化”较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至最底层、最核心的战场——芯片。

2月26日,蔚来一则公告犹如投石击水:其芯片子公司安徽神玠技术有限公司完成首轮股权融资,金额超22亿元人民币,投后估值逼近百亿元大关。参与本轮融资的阵容堪称豪华:既有合肥国投、合肥海恒这样的地方国资“压舱石”,也有IDG资本、中芯聚源、元禾璞华这类深谙半导体周期的产业资本“掘金人”。

蔚来方面指出,此次融资将为安徽神玠持续研发和推广高端、高竞争力的芯片产品提供有力支

撑,助力蔚来在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领域实现长远布局。

资本的嗅觉往往最为敏锐。在智能汽车从“软件定义”迈向“AI定义”的关键节点,它们重金押注的,不只是蔚来,更是一条由车企主导、软硬一体、直通通用人工智能的新路径。

蔚来公告显示,交易完成后,蔚来继续持有安徽神玠62.7%的股权,投资者合计持股27.3%,另有10%由管理股份激励实体持有。这一股权结构设计极为精妙:既通过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盘活了资产、减轻了蔚来母公司的单独输血压力,又通过控股和期权激励保留了核心技术的控制权与团队的狼性。

解密“神玠”

资本市场为何对安徽神玠争相追逐?“神玠NX9031”便是答案。这颗芯片不仅是国内首款,更是全球首款实现规模化商用的5纳米车规级高性能智驾芯片。

回溯研发历程,蔚来的战略定力早已埋下伏笔。2021年,当全球车企深陷“缺芯潮”泥潭时,大多数中国品牌选择了加价抢购或功能裁剪,而蔚来却做出了一个当时看来极其“烧钱”且冒险的决定:从NPU(神经网络处理器)、ISP(图像信号处理器)到SoC(片上系统),实现前后端核心技术的全部自研。这种不依赖ARM(软银集团旗下的芯片架构设计公司)公版授权、组建数千人的芯片团队、不采用“spec in(向芯片设计公司提出需求)、spec out(拿回成品)”的轻量化外包模式的“全投入”姿态,意味着研发投入将以数十亿元为单位,且失败风险极高。

3年的蛰伏换来了技术上的代际领先。2024年7月,“神玠NX9031”流片成功,随后在2025年3

月首发搭载于蔚来旗舰车型ET9,并迅速推广至全新ES8等全系新车。截至2026年2月,其累计出货量已超15万颗。

在参数层面,神玠NX9031展现了惊人的性能密度。它拥有超过500亿颗晶体管,采用32核心CPU架构,内置LPDDR5x 8533Mbps速率RAM(内存),其自研ISP(图像信号处理器)可实现6.5G像素/秒的处理能力。李斌曾用“一颗抵四颗”来形容其性能——单颗神玠NX9031的性能大致相当于四颗业界主流的英伟达Orin-X芯片。这种高集成度带来的不仅是算力的跃升,更是成本的极致压缩。据李斌所说,通过自研芯片替代外购多芯片方案,可为每辆车带来1万元的成本优势。在价格战愈演愈烈的中国车市,这万元的成本优势,直接转化为了定价的灵活性毛利率的护城河。

然而,安徽神玠的野心显然不止于降本。在蔚来最新的智能硬件配置中,旗舰车型往往搭载两颗

神玠NX9031,形成高达2000TOPS(每秒万亿次)的算力冗余。这种“算力过剩”也是为了应对端到端大模型上车后的算力饥渴。当行业还在争论Transformer模型对算力的消耗时,蔚来已通过自研芯片为未来算法迭代预埋了充足的“算力土地”。

重要的是,神玠公司的独立运作,为其打开了对外赋能的想象空间。安徽神玠公司法定代表人、蔚来智能硬件高级副总裁白剑的掌舵,确保了技术路线的连贯性。虽然目前神玠的订单主要来源于蔚来内部,但本轮融资公告明确提及,公司正在积极拓展具身机器人、智能体推理等新兴业务。

这意味着,神玠的定位是一家面向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通用智能芯片公司,而非仅仅是蔚来的一个“零部件部门”。从汽车智能驾驶到人形机器人“大脑”,底层技术逻辑同源,而神玠正在试图复制特斯拉从车载芯片向人形机器人Optimus芯片迁移的路径。

新势力全面打响“AI翻身仗”

蔚来神玠的独立融资,绝非孤例。它像一面镜子,折射出2026年中国智能汽车产业最深层的焦虑与野望:AI技术的自主化,已从“可选项”变为“必答题”。

当前,汽车产业正迎来一场关于AI的“总动员”,跳出“造车”本身,将目光投向一个更宏大的叙事:传统车企向AI科技公司的身份重构。理想汽车创始人李想甚至断言,2026年是任何有志成为全球AI头部公司的最后机会。这种紧迫感直接体现在了组织架构与资本运作上。

小鹏汽车将自动驾驶中心与智能座舱中心合并,成立全新的通用智能中心,剑指“汽车+机器人”的AI底层支撑;理想则重组研发体系,分设基座模型、软件本体、硬件本体三大团队。而蔚来此次拆分芯片业务并引入外部资本,正是为了在“自研”与“成本”之间找到最优解,以更灵活的姿态参与这场长跑。与此同时,蔚来成立了人工智能技术委员会,重点围绕加强智能驾驶全栈研发、AI全业务链落地两大方向。

除了蔚来,汽车行业头部玩家们争先布局芯片,竞相抢滩。

蔚来神玠NX9031:已量产装车,累计出货超15万颗,采用5纳米制程,单芯片性能对标四颗Orin-X。其在战略上坚持“全栈自研”,从ISP到SoC底层均自主设计,目前正利用算力冗余布局具身智能;

小鹏图灵芯片:已实现量产装车,新款G7 Ultra版本甚至搭载三颗图灵芯片,总算力高达2250TOPS。其最大亮点在于走出了“技术输出”路线,搭载图灵芯片的大众合作车型预计2026年初量产;

理想马赫100:已流片成功,计划于2026年量

产上车,应用于新款理想L9等车型。该芯片采用数据流架构,宣称单颗有效算力达1280TOPS,约为英伟达Thor U的三倍;

比亚迪玄玑:已成功流片,计划2026年下半年装车,主要面向“天神之眼”高阶智驾系统的C平台。作为销量巨头,比亚迪的芯片策略更侧重于模块化降本与供应链安全;

小米玄玑O1:采用3纳米制程,搭载机型已上市,未来五年将投入2000亿元攻坚底层技术。不难看出,当汽车从“移动的交通工具”进化为“移动的智能终端”,其核心竞争力已不再是底盘、发动机或真皮座椅,而是芯片驱动的AI算力、算法迭代的能力以及数据闭环的效率。

汽车AI芯片为何如此重要?答案藏在端到端大模型的进化曲线里。2025年下半年,特斯拉开始推送FSD v14版本,参数量较前代提升10倍。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在2026年开工首日的内部信中同样披露,小鹏二代VLA(视觉-语言-动作)模型参数量较上一代提升10倍,可实现视觉信号到车辆控制指令的端到端直接输出。

大模型的参数量增长,对芯片算力、内存带宽和能效提出的是指数级而非线性级的要求。

长期以来,高端智驾芯片市场由英伟达、高通等国际巨头主导,车企不仅面临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更受困于“黑盒”交付带来的软硬件适配桎梏。进入端到端大模型时代,算法的迭代速度以天为单位,如果芯片的底层工具链、编译器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每一次模型的优化都将受制于人。

当英伟达Thor芯片的交付节奏与实际算力出现不确定性时,对车企而言,这打乱的不仅是排产,更是全年的战略节奏。因此,自研芯片本质上是

“迭代的确定性”握在自己手中,将芯片从供应链的“外生约束”变为产品的“内生变量”。

此外,成本的考量同样不容忽视。蔚来高管曾透露,仅2024年从英伟达采购Orin的相关支出就超过3亿美元。对于仍在追求规模效应的新势力而言,每多堆叠一颗通用芯片,带来的都是BOM成本与系统复杂度的指数级增长。而自研芯片一旦跨越盈亏平衡点,带来的单车毛利改善将是巨大的。

更深一层看,车企对AI芯片的投入,实则是对“数据-算法-算力”飞轮的押注。物理AI时代的核心竞争壁垒,在于谁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处理海量现实世界数据,并从中提炼出可迭代的智能。小鹏2026年的目标是成为全球首家实现自动驾驶出租车、人形机器人、飞行汽车同年量产的公司;特斯拉则计划将AI5芯片同时用于自动驾驶系统训练与推理计算,并为Optimus人形机器人提供算力基础。这种跨终端的算力复用,正是芯片自研带来的战略杠杆。

安徽神玠本轮融资的成功,标志着资本市场对车企“重资产、长周期、高壁垒”技术投入的重新定价。它证明了即便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硬核科技依然具备强大的吸金能力。

对于蔚来而言,近百亿元的估值既是认可,也是鞭策。接下来,神玠能否在保持对蔚来体系稳定供应的同时,成功开拓具身机器人等外部市场?能否在下一代智能驾驶芯片的竞争中,继续保持代际优势?将是决定这颗“安徽芯”能否真正走向世界的下一个关键节点。

2026年,汽车AI决战已然拉开帷幕,而蔚来已凭借神玠,率先迈入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赛场。

供稿:《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郑植文

► 科工前沿

我国发现4.38亿年前新属种鱼化石

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导的一项研究,在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志留纪地层中发现盔甲鱼类大庸鱼科一新属种——武宁西海鱼。这不仅填补了扬子地区志留纪大庸鱼科化石的空白,也为探讨4.38亿年前华南与塔里木板块的古地理格局提供了关键证据。相关成果近日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地球科学》。

“盔甲鱼类是一类已灭绝的无颌类脊椎动物,其化石是进行生物地层对比和古地理重建的重要依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盖志琨介绍,大庸鱼科是盔甲鱼亚纲中最原始的类群之一,此前化石记录仅见于华南上扬子地区(如湖南)和新疆塔里木盆地,在扬子地区一直缺乏确切的化石证据。

此次发现的武宁西海鱼,展现出独特的“镶嵌”式形态特征。研究显示,该物种具有大庸鱼科典型的三角形头甲和耳状侧角,其头甲中线发育有中背脊,这一特征在更进步的真盔甲鱼目中广泛存在;其中背孔呈横向裂隙形,不同于大庸鱼属的近圆形,反而与外类群汉阳鱼科相似。

武宁西海鱼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古地理意义。江西武宁与湖北武汉等地清水组中产出的脊椎动物,共同构成一个连续的志留纪早期动物群,被命名为“清水动物群”。盖志琨认为,该动物群组成与塔里木盆地塔塔格塔格组高度相似,共有江夏鱼属、西域鱼属等类群,这表明在约4.38亿年前,华南的扬子海与塔里木地区可能并非完全隔绝。

据《光明日报》作者:张晓华 崔兴毅

肚子饱了嘴不饱? 大脑奖励在“作祟”

为什么明明已经吃饱了,看到零食却还是想吃?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和普利茅斯大学科学家开展的一项研究揭示了这种体验背后的原因。研究发现,即使我们的胃已经装得满满当当,大脑的奖励机制依然会让人对那些诱人的食物“两眼放光”。相关论文发表于《食欲》杂志。

研究人员让76名志愿者一边玩关于糖果、巧克力、薯片的游戏,一边用脑电图扫描他们的大脑活动。游戏进行到一半时,志愿者们被要求尽情享受其中一种零食,直到他们觉得“再也不想多吃一口”为止。结果显示:志愿者们确实感觉饱了,对食物的渴望也大大降低,行为上也表现出不再那么想要食物了。但是,当诱人食物的图片出现时,大脑中负责奖励的区域依然活跃得像看到宝藏一样。

研究负责人之一托马斯·山姆布鲁克博士解释道,无论人们有多饿,大脑都拒绝降低食物带来的“奖励感”,即使理智上知道不需要它,行为上也拒绝它,这正是导致人们暴饮暴食的“罪魁祸首”。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反应就像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是多年来人类把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油的美味)与快乐联系在一起的自动反应。这种习惯性的反应非常强大,甚至可以绕开人们的意识。

更有趣的是,研究发现,一个人自控能力的强弱,与这种大脑的自动反应之间没有关系。这意味着,即使是自制力很强的人,也可能被这种下意识的神经反应“带偏”。

据《科技日报》作者:刘璇